●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藝術天地

師恩諄諄(一)

趙之境（原名趙志軍）

在我畫展開幕前夕，恩師杜大愷先生以82歲高齡，專程從北京親臨指導。先生對展出的每件作品都細細觀摩，並予以深刻點評與悉心點撥，令我感動至深。作為學生，每每回想起與先生結緣的往昔時光，感懷之情便滿溢心間。

2009年，我有幸通過幾位博士後的引薦結識杜老，他們堅信杜老能改變我的繪畫語言和表達方式。杜老師當時就指出，我的畫作雖好，但若固守傳統，藝術之路將難有突破。這一席話，如同明燈，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2011年9月，我在清華大學訪學期間，正式師從杜老師，這段經歷成為我藝術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今天，藉着這次展覽，記錄下杜老師的諄諄教誨，並分享他對我的藝術評價與期許。

杜大愷老師在我的畫展開幕講話中，首先回顧了我2011年在清華大學的訪學經歷。他強調，這次展覽是我十幾年來追求藝術的一個成果，見證了我從內蒙古草原到移居地香港的成長軌跡。杜老師認為，這兩個地方——草原與海洋——是我藝術創作中最深刻的自然元素。草原的遼闊與海洋的深邃，不僅塑造了我的視野，更賦予我的作品一種獨特的壯美與深遠。他指出，我的水墨作品在近年來呈現出更現代和抽象的傾向，這反映出我移居後的成功轉變。杜老師以專業的眼光分析道，這種轉變並非偶然，而是源於我對自然與人生的深刻體悟。他舉例說，我的作品中，草原的蒼茫與海洋的浩瀚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動態的平衡，既保留了傳統的筆墨韻味，又融入了當代的視覺語言。這種創新正是杜老師一直倡導的「藝術與時代同行」的理念。

隨後，杜老師對我的具體作品進行了細緻點評，他的每一句話都如醍醐灌頂。例如，在評價一幅以自然山水為主題的畫作時，杜老師指出：「自然存在狀態會給人更多精神上的啟迪，畫得非常好。突出的優點在於選材構圖非常出色。」他進一步分析，《天問．源》系列作品是我後期的創作，靈感來源於對太空的印象。杜老師認為，太空作為主題，本身具有無限延展的可能性，因為科學尚未給出合理解釋，這為藝術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他建議道：「形式上可以再抽象一點，因為每個人心裏對太空的印象都是抽象的。我們可以努力做到無相，摒棄具體的細節，讓觀眾在心理上產生更多期待。」杜老師強調，抽象不是簡單的簡化，而是通過創造性處理，讓作品超越表象，觸及靈魂。他舉例說，我的花卉作品，如荷花節上的小寫意，展現了我的基本功底，在處理色彩和結構時，可以更大膽地追求自由。例如一幅以桃花為主題的作品，杜老師指出它與傳統花鳥畫有顯著異化，讓人聯想到梵高的筆觸，但又保留了中國畫的韻味。他認為，我的作品中，對色彩的運用愈來愈大膽，藍色背景的微妙變化能讓花朵更顯鮮艷跳躍，這反映出我對視覺語言的深入探索。 （待續）

●作者與杜大愷老師二〇〇九年於惠州合影。 作者供圖

舊夢難忘

舊日大戲院

沈西城

十九世紀中葉，香港有戲院出現，公演粵劇者稱大戲院，播映電影的叫影畫戲院。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家順德女傭卿姐常帶我往西環太平戲院看粵劇，對我，這是一樁大事，我家在北角，去西環要轉兩輪電車，勞師以襲遠，無乃不可乎？苦也！大戲院通常下午7時開鑼，11時許散場，正好趕上尾班電車。偶有日戲，一點開場，5點歇鑼鼓，觀眾不多。辛亥革命前後，重男輕女風氣盛，粵劇只有男班，省港大罷工後方有全女班，後又行男女合班，名角男有馬師曾、薛覺先；女有蘇州妹、李雪芳，歌藝出眾，各擅勝場。到我跟卿姐往太平戲院看粵劇時，已易為新馬仔（新馬師曾）、芳艷芬。

太平戲院是有名大戲院，在德輔道西近石塘咀，電車可抵戲院大門，格式仿舊日廣州大戲院，座位多，樓上正面為廂房，兩房為散座，樓下前半設酸枝貴妃床、後半為散座，3樓全是散座，票價不便宜。老闆源杏翹善經營，邀請粵劇名班、北平京劇名伶梅蘭芳、程硯秋等演出，票價高至二三十元港幣，依舊座無虛席。相傳新馬師曾每有京劇名班來太平，必入座觀摩偷師。

卿姐亦攜我到高陞戲院看戲，位在皇后大道西，跟國家醫院望衡對宇，高陞戲院專演粵劇名班，跟太平戲院競爭激烈，面積頗大，座位則少於太平，設備亦稍差，只是交通較便，觀眾不少。1935年，銅鑼灣出現了利舞臺戲院，在波斯富街街口，地近跑馬地，電車、的士都可直達，交通最便。設備較新、座位舒適、票價分等，按號入座，粵劇名班多移師於此。利舞臺日間亦放電影，多是外國片。九龍方面，彌敦道有普慶戲院，乃九龍地區唯一演出粵劇的戲院，省港名班每於香港太平、高陞兩院演出後，多會移師普慶戲院演出以饗九龍戲迷。因是二輪搬演，票價較廉，觀眾自不少。戲院乃舊式建築，座位不多，格局亦略遜太平、高陞兩院。不少戲迷，環境不佳，寧可花錢渡海捧場。

這四家大戲院，除普慶外，我都曾留下屐痕，要我選其一，當是利舞臺。梳起不嫁的卿姐，在我十歲時，離開我家。六十七年了，始終未晤一面，香港地少，無緣也難相逢，我萬分掛念她，真的！

淑梅足跡

我們的天使

車淑梅

「Food Angel惜食堂」創辦人董愛麗（GiGi）在14年前看見一張長者推紙皮的照片，好心痛，便想到要為老人家派飯，「我是基督徒，要為神做一些事情，另一邊廂，坊間很多食物被浪費，如果可將之處理後製作成營養飯餐，那就可以令長者每天都得到溫飽。雖然香港沒有餓死人，但長者吃得沒有營養，雪櫃裏面的食物很多已經過期。第一間回應的是銅鑼灣柏寧酒店，他們願意將自助餐多了的、未開出來的食物捐給我們，最初我們只有能力派20個飯盒。」

12年前，高級服務經理社工黃美儀姑娘加入，不單送熱飯，更要團隊送溫暖，「老人家都有很多需要，尤其心靈上要找出他們的生存樂趣。可惜有些長者登記了，吃過一餐後已經不能再來了……」

王敏儀（Astor）姑娘本來從事電影工作，14年前加入，現為夥伴及資源發展部主管，主力回收來自60個街市的食物以及招募大量義工。每個飯盒成本約15元，她也要努力募捐，「多謝黃子華先生主動為Food Angel拍宣傳片，打響我們的知名度……2013年他知道義工姐姐服務很好，二話不說為我們拍片，包辦構思和拍攝。首播那天因太受歡迎連中心的Sever也崩潰了……」最近機構在沙田石門開設了一個大廚房「惜食堂賽馬會食物製作中心」，子華神再次現身，同樣得到莫大的回響。到底物資方面最多或最缺的是什麼？Astor回應，「最缺的是肉，很多凍肉批發商很久才會將快過期的肉類捐出；而最多的就是賣剩的蔬菜，但有陣子他們會在籠底拎一盤新鮮的菜捐給我們，好感動！」

「惜食堂」有20位非常有創意的廚師，因為所有食物都是回收的，有什麼便煮什麼，好大挑戰。

社工黃姑娘知道老人家最喜歡吃軟的食物，「他們最喜歡吃魚，多得善心人的關顧，現在長者可以享受到節慶的應節食品。」

創辦人GiGi感恩各方的支持，「在善心人的愛心下，除了熱餐和凍餐，我們更會煲湯，因為湯是家的感覺，科技的結果，湯包可以在室溫保存多個月，可隨時享用。現時香港有139萬貧窮人口，我沒有以數字去衡量派多少個飯盒，其實每多一個飯餐就可以多一個人受惠，我們當年由20個飯盒開始，就接觸到20個生命，改變了老人每天的孤獨感，給他們安全感和改善他們的營養健康。 我要多謝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學校飯盒供應商『帆船飲食集團』，當初他們一口應承，老闆黃先生好環保好有心，答應將每天煮多了的食物捐給我們。十多年來，每開一個廚房，每一個新的問題，他們都會義無反顧地將全盤知識傳授給我們，他們都是我們的天使，老人家的天使。」

由14年前20個飯盒開始，到現在每天派發2萬個，將來會發展到多少個？那就要看未來有多少個天使出現，你，會是其中的一位嗎？謝謝天使！

●「惜食堂」夥伴及資源發展部主管王敏儀（左一）、創辦人董愛麗（左二）及高級服務經理黃美儀（右一）。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離別有期 愛無涯

劉志華

人生四季，聚散有時。總在不經意的告別瞬間，我們才驚覺，那看似尋常的轉身裏，藏着生命最深的無奈與最重的情。

那天，窗外的雨淅淅瀝瀝，我正於電腦前整理文字。一聲清脆的微信提示音，劃破了雨聲的綿密。

資訊是一位文友發來的。他母親離世已有一段時日，可他卻未走出哀慟，字裏行間浸滿悲感。

「唉，現在一回家就想哭……」

我看着熒幕上「對方正在輸入……」的提示反覆跳動，最終沉寂下去。隔了半晌，他才發來短短一句：「看見她老人家常坐的藤椅，如今空着。」

他斷斷續續訴說着：「從前我回家，人還沒進門，就聽見母親在屋裏喊我乳名。」沉默了好久，他又說：「每回我開車離開時，對她說：『阿媽，我走啦』！她總會應一聲：『慢慢行，一路平安！』然後蹣跚走到門口，雙手合十，對着天空念念有詞……」

讀到此處，那位老母親合十祈禱的模樣宛在眼前：夕陽的暖色裏，她低垂的眼裏盛滿牽掛，每一次虔誠的俯首，都將無聲的祈求託付給風，追隨着孩子遠行的軌跡，一路相隨。

末了，他寫道：「這個世界上最愛我的人……也是我最愛的人，走了。」

那些被他憶起的、樸素得近乎透明的日常，在意識到永遠失去她的那一刻，便瞬間沉入記憶的深潭，凝成心中一道永難癒合的傷。此後歲月無聲，唯餘它，在心的深處反覆作痛。

我凝視着這一行行字，靜靜地傾聽着，隨後點開表情欄，默默地，發送了一個擁抱。

窗外雨聲纏綿，浸透他無處停靠的思念。這平常的一日，容得下此生最沉的眷戀，卻渡不過人間最長的別離。穿過沉沉雨幕，記憶清晰地回到很多年前的那個春節。

那天，隨嫂子去探望她久病臥床的母親。臨別時，老人掙扎着要起身相送。我們勸她別動，她順從地點頭。可就在嫂子轉身出門的剎那，她竟不顧一切地撐起身子，踉蹌着挪到窗邊。

她佝僂的身影如風中蘆葦，努力向外望去。目光急切地搜尋着，待女兒的身影落入眼簾，便緊緊地、緊緊地追隨漸行漸遠的背影，一眼，再一眼。那眼神裏，盛滿了無盡的牽掛與不捨。或許她已知時光無多，便想着能多看一眼是一眼。這是一個母親在生命的黃昏裏，所能做的，也最想做的事。嫂子始終沒敢回頭。她低頭快步走着，生怕一回眸，所有強撐的堅強都會瞬間崩塌。

這無聲的一幕撞進眼裏，把我的心刺得生疼。拐過彎時，我終究沒能忍住，再次回頭。那個瘦弱的身影依然定格在窗後，像一尊凝固的雕像，癡癡地望着女兒離去的方向……自那天起，我便暗下決心：此生不遠行，我不願我的父母，也成為那樣的守望者。

此後，每當與人提及空巢老人，窗後那定格的身影總會浮現。隨即，一陣綿密的酸楚便在胸口瀰漫開來。

這深情而沉重的目送，讓我想起央視那則《關愛老人——媽媽的等待》。它宛如一面時光的鏡子，映照出天下母親共同的縮影：她的世界很小，始終以孩子為圓心；孩子的世界很大，足跡卻不斷遠離那個圓。時光在一次次目送中淌過，蹣跚了她的步履，染白了她的黑髮，唯有那守望的目光，日復一日，癡癡如初。

曾幾何時，我們亦是那個頭也不回的孩子，將父母的叮嚀當作囉嗦，將他們固守的習慣，視為時代的落伍。

直到歲月也將我們推至熟悉的路口、校門、車站，目送着孩子的背影遠去，剎那之間，我們與父母的身影在時光中重疊，我們也站在他們曾站立的位置，感受着他們曾有過的心情，凝望着同樣義無反顧的背影。

正是在這樣的輪迴與角色轉換中，我們才終於懂得：孝順，不是以愛為名，去笨拙地改造她已形成的習慣；而是用心去讀懂她所有固執與嘮叨背後，那份深藏的愛。

我們總以為來日方長，在自我的世界裏奔走不息，卻忘了，父母在等我們回家的日子，像一本掛在牆上的日曆，撕一頁，便少一頁。

生命，是一場緩慢而漫長的目送，注定充滿告別。當「凝望者」與「被凝望者」的身份完成宿命般的迴圈，望着那奔赴遠方的背影，我們終於恍然：

離別雖有期，而愛永無涯。

點滴

飲食是最好的文化交流

陳復生

移居加拿大多年的三姨，自疫情後把藥店關了，也不再行醫，乾脆退休下來，趁身體還健康敏捷的時候，跟老伴（姨丈）遨遊世界，實行享受人生。

三姨鑽研的是中醫藥，亦懂針灸，經年服務來店裏買藥的病患，本着中國人「醫者父母心」的精神，甚少離開工作崗位，就算難得有假期返內地祭祖，也只逗留幾天，就惦念着加國生意匆忙返回。

現在退休了，當然首站便是返內地旅遊，三姨跟她孝順漂亮的女兒和兩個活潑聰敏的孫兒，一行4人，在女兒的悉心安排下去北京。上海都去了，當然少不了在出生地廣州祭祖，與家人見面和購物。兒時一起長大的兄長姐妹們，個個都成了退休長者，有的還當上兒孫們的公公婆婆，大家聚首一堂，好不熱鬧。

當然，終站一定來香港跟我母親（大家姐）會面，三姨的兩個孫兒在加拿大土生土長，一個8歲、一個10歲，雖然在加也有上中文班，但由於日常接觸的文化語境皆以西方為主，故大家以英語溝通。

想不到兩位小朋友對中國禮儀文化還是挺感興趣和接受的，筷子操作不錯，喜好吃咕嚕肉、肉絲炒麵（兩麵黃）、燒鴨胸肉、脆皮燒肉、粵式點心，典型外國人的中式口味，但至少他倆不抗拒，還愈吃愈好味，證明飲食一向是最好的文化交流之道。

由於他們選了從廣州飛返加拿大多倫多，故逗留香港只有匆匆兩晚，在不足40小時內，竟又遊遍了幾個重要景點，讓兩位「初到貴境」的小朋友樂而忘返，期待再有假期必定重臨。

這也是香港的可愛之處——精細靈巧便捷。他們入住的酒店坐落於太古廣場，房間正好面對着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港，從酒店步行三五分鐘，就可身處今年以「中央火車站」為主題的聖誕布置場景，如幻如真，太古廣場是我們每年聖誕節的打卡聖地。 （待續）

●太古廣場今年的聖誕布置以「中央火車站」為主題。 作者供圖

紅查館

《頂頭鎚》大膽創新

查小欣

「進念．二十面體」藝術總監胡恩威創意無限，破格打造摩登粵劇《頂頭鎚》，大膽結合足球與粵劇，實行唱唸足球，他形容這是一場香港式粵劇實驗，帶着痛感的、義無反顧的衝撞。是一場美妙的Fusion（融合），在台下看時，感動了。

監製陳善之組織的演員陣容，本身也是一場實驗，年輕粵劇演員與身經百戰的衛駿輝，以及從未接觸過大戲的黃德斌，不協調？正是這種不協調，撞擊出張力。

《頂頭鎚》原是香港話劇團陳敢權的劇本、高世章作曲的音樂劇，胡恩威則改用粵劇手法，向為中國體育史寫下光輝一頁的球王李惠堂及他帶領的中國足球代表隊致敬。故事講述1936年中國足球代表隊從逆境中頂硬上，最終躋身德國柏林舉行的第十一屆奧運，為國爭光，成為第一隊登上國際舞台的中國國家足球隊。

由黃德斌飾一代球王李惠堂，粵劇名伶衛駿輝穿上短褲球衣反串足球員，靚靚花旦梁非同演愛國文青煥璋，從未演過粵劇的黃德斌，唱粵曲帶點生硬，卻也是亮點。

音樂總監楊健平創作該劇劇本，這位年輕作曲家守正創新，劇本有唱、有唸、有全新作曲。劇中演員邊唱邊踢波傳球，最後一場，全體演員足球裝束插上令旗齊唱《得勝令》，運動加粵劇，和諧的混雜。

現場派發久違的「戲橋」，這是舊時戲院或粵劇團在開場前派發給觀眾的宣傳單張，牽起一份懷舊情懷，介紹故事背景及核心成員的創作意念外，更為劇中出現的廣東俚語淺釋：噏、撻Q、Delay no more、慳啲啦、一個頂十個、巴屎閉、沙塵、架勢，令不諳廣東俚語的觀眾睇得更投入，更有趣味。

●梁非同（左一）、衛駿輝（左二）和黃德斌（右一）這組合有火花。 作者供圖

文公子手記

凝聚信息安全領袖

文公子

由香港電腦學會主辦的第48屆「香港國際電腦會議」，是科技界的年度盛事，於11月17日至18日在會展中心舉行，今年的主題為「突破試驗階段．實現AI轉型」，將重點討論人工智能（AI）如何推動數碼轉型，同時在創新與管治之間取得平衡。

近年AI已深入各行各業，全球超過七成企業已在採用，但只有少數能將試驗成果轉化為業務效益。據香港電腦學會會長陳俊偉指出，問題非在技術，而在於流程與治理。許多企業只視AI為「加速器」，卻未重新設計工作流程，導致成效僅限於個別層面，未能推展至整個機構。而AI的角色，亦已從「助理」演進為「代理」，不僅能回答問題，更能依照目標自動規劃、執行並回報結果。可見如何善用AI代理，實在是一個重要議題。

文公子有幸為香港電腦學會服務多年，因此，香港國際電腦會議也是公司的重點項目，主要是撰寫新聞資料及邀請媒體出席開幕儀式。政府對此業界盛事非常支持，歷年來都有司局長應邀擔任主禮嘉賓，記得有一年，由當時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親自主禮。特首蒞臨，事前的準備工夫的確不少，例如特首辦會派出保安人員，研究特首由下車到進場的路線，了解大會對保安的安排。一旦大會未有滿意的保安措施，可能導致行政長官取消出席活動，因此，保安可謂重中之重。

其實在科技界，網絡保安的重要性也是與日俱增；特別是AI發展一日千里，對商業運作，以至日常生活的影響日增，當中就衍生出資訊保安的需要。在大企業的科技部門，都會有專門隊伍負責相關工作，通常由一位信息保安總監領導。現時網絡攻擊無日無之，社會對保障資訊安全的要求，亦愈來愈注重，加上政府已公布《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將於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業界正面對合規與管治的需要。

今次香港國際電腦會議次日開幕典禮中，同時舉辦香港電腦學會「信息安全總監分部」的成立儀式，是本港首個具有規模、專門匯聚信息安全領袖的平台，由11位來自不同機構的信息安全總監參與創立，並由中華電力集團安全主管Carl McConkey擔任主席。該組織旨在促進協作與交流，推動香港網絡安全發展；並以提升公眾意識、向政府提供策略性建議以及支援各大組織加強治理、合規與韌性之能力為目標，可謂正當其時。